



揚子法言

卷之六之十

兵二

□13
3481
2



門口 13
號 3481
卷 2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

繼天測靈咸曰靈萬靈也言

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

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冠乎

群倫經諸範

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經緯

以制度而為天下利○

祕曰至聖之著存乎

軌範○

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

揚子卷六

昭和
原
氏贈

41 9346

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誤五百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奧可量哉○光
日明聖

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此孟軻史遷皆有

岐言五百歲聖人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言○祕曰趙

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湯孔子數百

歲而生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因往以推

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可知也○祕曰堯舜禹

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
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
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
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
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一歲而孔子生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

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

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

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闕

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

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

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

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

之化遂為之言爾註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

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藏
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
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
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
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燾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
地參者則為聖人○或問聖人有誦乎咸曰問
無誦數之期也○身之事○光曰有曰焉誦乎
咸曰安所誦安也曰
仲尼於南子所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
欲見於陽虎所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為
政孔子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誦如何曰
不欲敬也

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
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是欲誦身以行道語曰子見或曰衛靈公
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或曰衛靈公
問陳則何以不誦祕曰不誦謂不順從靈公
陳直曰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而信身雖
天下不可為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
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肯○咸曰信讀如屈
伸之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誦之可乎雖
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
誦則誦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之
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

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
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
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
之面諛而雅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
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
從之安得自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
用其道也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
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
之祕曰用其人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
當從其道光曰順謂彊其所劣光曰彊其亮
逆其所順情志所欲彊其所劣切劣謂彼所

難捐其所能成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
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
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
者不德故當捐之○祕曰既從聖人之道則
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
於仁義者彊之以收戰聚歛為能者捐之是
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切能謂心所素
有衝衝如也光曰心相非天下之至德孰能
用之成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
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
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
之至德謂至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
明之德也

載而惡乎之

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請。秘曰

之後世君子

許來推秘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

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曰

賈如是不亦鈍乎

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

之不以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

曰衆人愈利而後鈍

咸曰邪道苟合久而

之利不聖人愈鈍而後利

咸曰正德不偶久

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百聖而不斬

秘曰關猶言管也荀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

百王之法一足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

孔子之道雖經。蔽天地而不耻

咸曰蔽猶塞

曰蔽當作弊終也。光能言之類莫能加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貴無敵富無倫

光曰

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或曰孔子之道不

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故曰小則敗聖如何

秘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光曰音

義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

易子卷六

是則何為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
可必去父母之邦不合曰愛日急於行道曰愛
日而去何也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
則收效彌遠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
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
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
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
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

郊如致勝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遂行
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可乎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桓子
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桓子
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
也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
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
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
汲於施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雉噫者
今從李本無雉字正與政同愿一益反李桓
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
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
庸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
知已

道必不行於魯故或曰君子愛日乎秘曰君
汲汲去之佐國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夫子愛日乎道秘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事不厭教不
道道之著○光曰居處不仕或曰言不廢或問其
倦焉得日只不暇給○咸曰言不廢或問其
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
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秘曰孔子言殷因於
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
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秘曰
聖人之言天也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
如五運正統者爾故能相因

而損益天安平秘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
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繼周者未欲
譬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秘曰
泰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
因暴而得之也秘曰秦不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
用三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如欲泰平也捨
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
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
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
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
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
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
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而其所取異焉○

秘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赫赫乎日出之
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
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
也秘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
無以表正○光曰渾渾戶昆胡本一切目因
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
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或問天地簡
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咸
曲也○秘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
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踈繁多之貌而
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後朗然事得簡
易○秘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公波已
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

簡已易焉支焉離
咸曰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慘是亦先委曲經
營而後至於無爲五經之文浩博秘奧亦先
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
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秘曰已達聖人之道
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
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
者所以明道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秘曰
明則經不繁矣
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
漢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
妙而詆訾聖人是以此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
或人問難多此類也
取之如單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

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
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太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
太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
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
物無窮裕如也神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
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
獸斷之齧如有所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
之何也光曰頑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
君愚人聖人或問聖人占矣乎曰占天地能
所不能益占之聖
謂之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若此則史

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
太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
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秘曰以天占
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
知天意也光曰史者察象數知人事或問
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或問
星有甘石何如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
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曰在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
德不在星德隆則星星隆則星德也咸曰
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
星影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秘曰星規也

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隆盛亦規
德而巳○光曰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
星從而祥星崇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
則德從而壞
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眾
尚志在乎禮義太人之事備矣○光
曰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聖人之
言遠如天○天設教施令而人不能察聖賢人
之言近如地○山川高遠不可及地雖近亦承
天而龍璽其聲者其質在乎玉之璫璽其聲
時行○璫璽其聲者其質在乎玉之璫璽其聲
其德貴○祕曰論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
者終條理也○光曰玲璽宋吳本作玲璫今

從李本璫璽紅切璫音璽聖人矢口而成言
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
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祕曰矢放也
雅曰矢弛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
郭云弛放也
可盡○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
也○深遠用之人行○咸曰正文但云周之
是統言眾人矣而注為仁人得行其道况眾
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文相
反非揚肯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
賈之人皆得謗議於市故眾人略無諱忌所
行皆秦之人多病○道屈沈也○咸曰以道屈
可爾

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行
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行
有之也病曼之也之行有之者秦無道也威曰注
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之義但云周有德秦
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之果何語邪其非
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
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
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
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
言無愈時也秘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
而不雍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周人所
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
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
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憂
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

也秦則無周之士也貴道泰業隆故尊貴
用賢為貴秘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
升之所以貴光曰關於禮樂故可貴秦
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秘曰秦之士以刑
法而責成之所所以賤周之士也肆肆故任
義行威曰於刑名故可賤周之士也肆肆故任
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
縱直言秘曰肆猶縱恣也秦之士也拘
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
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威曰此謂秦以忠諫
為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
○秘曰拘束於法
光曰動為文罔所制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

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
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明善煎熬賓胥無善
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
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聆德前世清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
日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
之為君者辨聽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
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
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
見故云聽臣氏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今在下故云視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咸曰鄭康成云心

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
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
之
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我欲仁斯或問
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
禮之拘難曰難故彊世好而禮者君子之所
以彊之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如
以其難故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
跛而及之○
夷侯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咸曰
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
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侯倨肆不學而能人
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
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
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墮果皆其情
所欲何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知性者天生
必彊也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知性者天生
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
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
是其為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
故於此誘之爾註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為一
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
彊以從禮及見弓之張矜弛而不失其良矜
其成名一也見弓之張矜弛而不失其良矜
弛○咸曰周禮謂擻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
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擻正之也人之

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
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闕居影切川
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檢形以喻禮教
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
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也○祕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
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
不蠶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版之屬也
於市經營官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
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
成也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
而廢禮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

先人豚肩不掩豆，齎衣濯。申韓險而無化，
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不害韓非之法，鄒衍
傷於險而無教化，鄒衍迂而不信，承信不可
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聖人之材，天
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地也，不可逾也。
地也，不可逾也。光曰：無不覆載。次山陵川
泉也。次聖者，太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
泉。次鳥獸草木也。固公人爲三等，演而成九
品。揚亦以人分較爲三等矣。上聖人如鳥獸草
木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
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爲賢，則鳥獸草木之
流矣。有背哉。揚子之言。祕曰：衆人也。語曰：

警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
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曰：
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
先知篇：咸曰：聖人之哲，動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光曰：鼓中
和之發，在哲民情。哲，智也。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
僞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光曰：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
中，和之政在。謨：先知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
先，明民情。謨：先知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

化○光曰論

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

也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

光曰幾音

敢問先知曰不知

悟則先知非問

機下同

知其道者其如視

便見忽眇

知之所及○秘曰

縣作眇眇縣遠視也眇曰忽輕也眇細也縣

道臨事則悟如明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

以眇縣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光先甲一

日易後甲一日難也先者一句之始已有之秘

一曰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
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
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
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
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
故曰後一日難也○秘曰周禮縣治象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鄭司農
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
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夫于有
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
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
一曰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
後一曰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光曰並闕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

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為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曰思斁斁厭也思斁二義而已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光曰斁音亦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匡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皆其思矣

光曰召實詔切匪非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貴切因音扶下同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故執袁濤塗傷公四年左氏無斁之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嗚呼從政者審其思然也光曰因音納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曰老人老

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勵勸之以美使之
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
日新光曰陶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
陶喜為善之貌
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
不能宣布稱止志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制時不
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
之食土木衣人之帛光曰既切穀人不足於晝
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穀人君苑囿禽獸故

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
思為政如此人所思也○祕曰若汗人老慢
○祕曰汗辱也○屈人孤屈窮○祕曰病者獨
○光曰汗哀都切○屈人孤屈窮○祕曰病者獨
○所養無死者連祕曰見死者連逃而不田畝
荒杼軸空之謂斃各失其所也○祕曰使人為
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日使之利其
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
利彌廣合宜為義則其樂無窮○廣之以名
光曰仁義者顯榮故利而樂之

土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
 畫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
 聖人文質者也
 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
 聖人因才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
 故有別也
 註謂因其質而文之
 光曰質者為政之太體也
 質既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
 周書曰若梓材既斲其塗丹雘
 車服以彰之
 車服等差辨彰貴賤
 以彰藻色以明之
 藻色輕重顯明尊卑
 光曰藻色謂文物也
 聲音以揚之
 歌於管絃詠
 彰明上下之體
 詩書以光之
 載其功德光顯後世
 音六律以揚之

載其德光顯後世
 皆所謂文質者也
 遵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
 不鏗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言此諸得觀聖人
 祕曰聒鐘鼓之聲也
 聒與隱聲相近
 隱訔皆聲也
 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
 光曰李本吳本聒皆作聒
 干粉切說文云聒有所失也
 音義曰天復本作聒
 音云耳中聲也
 今從之言聖人事業或曰以往聖人之法
 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
 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
 曰有之
 言當隨時
 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
 是漆也
 漆甚於膠
 祕曰漆膠類
 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昔者堯有天

下舉大綱命舜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

則與賢也○秘曰大綱皇綱也堯命夏殷周

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

則與子也○秘曰卓然唐虞象刑惟明彰矣

○秘曰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

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象加漢

文令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戮而民不犯○光曰揚子以象刑為畫衣冠

異章服也夏后肉辟三不膠者卓矣期於存公

不恒私也○秘曰五刑之堯親九族協和萬

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

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

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秘曰道春秋之時齊晉

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

○秘曰羊傳文雖不與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

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太功賜弓矢然後專

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黼弓一黼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或曰人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
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禮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祕或苦亂苦患○祕曰或以日各有司存

曰綱紀綱紀然後綱自正○祕曰提其綱正至於庶人上下相承曰惡在於綱紀○音烏下如身使臂臂使指○同曰大作網小作紀○網賴綱紀君任輔佐○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如網不綱紀不紀謂失綱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紀綱無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紀綱無綱也仁廉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之器小哉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大器

大器

天先秋而後春者

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必籠於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玷然後獲安
必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出於是木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國哉
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勲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其身或曰為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然後正人
教後可曰嗚呼嗚呼駭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教歎之聲
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吾見玄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

駒之步玄駒虬雉之晨雉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
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蠶之能行雉之晨雉
然先化之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者也崔豹古今註云蠶曰玄駒光曰宋吳本已作成
今從李本蠶出蟄而行雉之朝雉皆春候也天以陽氣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
已民可使觀德是以堯舜之不可使觀刑是
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

政核

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
 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意也爾
 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觀德則純觀刑
 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觀德則純觀刑
 則亂純觀刑則民生偽故亂象龍之致雨也
 難矣哉龍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為曰龍乎
 乎道難非真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
 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明之實者
 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
 發實不可以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
 文飾致治曰真偽用真偽則政核善善則
 切謂精確曰真偽遠倂偽真偽則政核明則

真人顯惡惡著則倂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
 也○秘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
 真偽真偽當作真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
 不核曰真偽而偽真則政事不寔鼓舞萬物
 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風天以雷
 萬物君以號雷不二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
 令制御萬民起雷收則羣蟄壞戶不主於一
 發則羣蟄皆起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
 者也春風至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
 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
 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
 曰一再言其少游雷隨風乃聖人樂天聖人
 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

知天命遇與否皆樂焉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
之器者也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
日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子今從李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
咸曰故仲尼惶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遁離者祕曰所謂樂天
是聖人乎祕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此
之不才其外假矣假敗音段君之不才其民
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或曰載假謂壞而不化野謂朴而無禮

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初也曰吾不如弘恭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
律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山漢令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
奏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刻論語云聽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
使不犯律不刻奏也光曰刻以典切
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和謂剛柔得所剛柔則
坯孰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
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

治○哉曰親破瓦又破甕也。坏，坏也。恐也。言陶
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
計切。宋吳本。坏，作坏。今從李本。甄居延切。甄五
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言甄者，和
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
其中矣。悔○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是以過
中則惕。過其中則惕也。上九亢龍有是以過
卦之下不及其近於中乎。見之吉。○光曰：以
其惕躍故近。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
中愈於潛亢。聖人之道中道也。不及則未
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不及則未盛明。

過則吳曰：吳明盡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
之中賦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
正法也。貉小貉。○光井田之田也。謂古八家
曰貉莫白反。井田之田也。是治宜也。肉
刑之刑刑也。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曰
示均而刑也者與衆棄之。咸曰：示公法無限
無并兼刑也者與衆棄之。而無枉濫法無限
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無限
則興奢侈長僭亂。○光人亦多不足矣。僭亂
民多為國不迪其法。而望其功效。譬諸算
匱竭。

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鄧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籌終無益於富也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

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
也○祕曰○撿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
一繫諸聖邪或正皆不齊等故救論其要
以聖人之道繫量之○光曰○經
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誤重黎君聖

重黎

揚子法言卷二

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

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秘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曰近義近和堯時亦復立焉。直龍切下同。曰近義近和堯時亦復立焉。堯所立也。○咸曰堯更名大司農曰義和義與古殊矣揚故舉就重就黎曰義近重和近其亦而譏其殊。

黎義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或問

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

○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且自思之。○秘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

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曰託也。假黃昔者姁氏有是言故問其終始。

治水而巫步多禹姁氏禹也治水土涉山

聖人是鬼神猛獸蜂蠆蛇虺扁鵲盧人也莫之整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夫欲誑偽者必

假真使類○秘曰誑匹也欲匹偽必以真禹

信之。○光曰誑與售同詩晝切禹

乎盧乎終始乎

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義

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或問渾天

光曰渾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

胡本切各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

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算造圓儀以考歷度蔡

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宜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

謂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請問蓋天

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

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曰蓋哉

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蓋哉應難未幾也

有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及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問之○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

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于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曰神怪茫茫若有若
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亡聖人曼云
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未沒
無也○光曰曼或問子胥種蠡孰賢
咸曰伍無也無言之者
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曰胥也俚吳作
誰賢○光曰種章勇切下同亂於闔閭使弑僚破楚入郢
曰子胥父奢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
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
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

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
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便尸楚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鞭尸
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館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光曰藉茲夜切
皆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祕曰自
不由德偶吳作亂至藉館皆志自在報其讎
者也謀越諫齊不式用不能去於禮可去
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
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復夫

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種蠡不諫
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
而山棲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諒社
稷之靈而童僕差曰越三年勾踐聞吳夫
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勾踐不聽
遂與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
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首請與妻為臣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
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盍
強諫而又終弊吳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祖膝行請成於越
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

自賢皆不足邵也邵美○秘曰三子之從師
殺不足至彘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
高也○秘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
善○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
諷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
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遁於賢
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
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蠡之使去賢此
一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此暴亂之人也○光
但首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
未亡而先亡矣夫有于越之劍者匣而藏之
不敢用是寶之至也况乃輕

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
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或問六國並其已項且猶未與亢庸庸者乎
父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
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擇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時激地保人事乎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祕曰時可以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激

其可取○曰具咸曰具備也請問事咸曰問三祕曰問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之賞罰於是遂強而蠶食六保○祕曰問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塢便則申否則蟠保也○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太河為溝塹南以商山為險阻西以雍

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根為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根謂義渠掠其畜激時激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食以自資激時激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云左比○咸曰賈誼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新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下是時也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在

候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公卒吞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咸曰報周報王也言由孝公以來益彊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報王曾無畫以制之乎○光曰報奴奴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咸曰庸用地侯各有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其序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於僭僭莫僭於祭莫大於僭祭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地○則襄

文宣靈其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夕也○秘曰僭兆已

見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音止曰時文

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光曰鄜無切而天

王不臣反致文武昨宗尊也文公起鄜時宜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

時○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時也

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

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

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勝昨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

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

從李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

本

骨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削而至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

於近矣

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

將顛非一繩所維豈赧王可制乎○秘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

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靖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

楊子卷七

曰攘取也

秦十五載而楚羽楚項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纔四十六年而天下

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纔四十六年而天下

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纔四十六年而天下

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纔四十六年而天下

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纔四十六年而天下

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纔四十六年而天下

故天下擅秦

卒終也之至也。咸曰：串出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

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祕曰：解朝

日離為十二，合為六十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

衆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

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迫

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

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

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敵，罷侯置

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咸曰：猷

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

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祕曰：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

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

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幹其所習，自任其私智，燭笑三代，蕩滅古

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固守

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

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

相率離殺守而為盜。項氏暴彊，敗宰侯王，故

天下擅楚。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

割擅楚之月，有漢初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

也。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咸曰：項羽

山南漢中也。三秦雍

翟塞也。○咸曰：項羽

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郡，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鄉。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之。亦天也。○光曰：羽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廢一興，皆天命。人問：「人事者何？」曰：「兼才尚使然，非專人事。」人曰：「獨問人事，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秘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

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天不人不因人，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天不人不因人，不失不成，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受天命，亦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或問楚敗垓下方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京乎信如羽，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屈盡也。」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羣臣能屈已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為羣。」楚懷羣策而自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楚懷羣策而自

屈其力是傲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敗也。○光曰：敵徒對切，既廢，屈人者克，克自群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屈者負言無私親，惟應善人。○天曷故焉咸曰：言楚之亡，自取爾。何？光曰：言或問秦楚既為天與，命矣。○秦繆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繆，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繆。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曰：天所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曰：天所

光德而隕明忒天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越之秘曰：昭德者，天福昨之。令長彭惡者，天隕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庭謂天也。帝之庭，猶皇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明主郊祀。○秘曰：天福昨之為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秘曰：光曰：朱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

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若秦楚

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

彊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

字之誤也閱狼也胎籍猶暴侮也

闕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

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淑擾也黎苗九黎

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

來切闕也闕許激切胎當作跽徒子弟且欲

喪之亦欲其喪至親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

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祕曰謂其或問仲尼

大聖則天曷不昨昨主○祕曰不曰無土曰

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

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

之土故不胥耳若秦楚之胥非所以為胥也

或問聖人表裏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忠信裏也明乎得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威

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

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縹尊之為義帝實

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劉龕南陽劉高祖龕

光曰矯舉也初舉兵劉龕南陽取也○光

曰龕與戲項救河北項二方分崩一離一合

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
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鈴秦尚有入復起如
何也○秘曰龜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
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
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開
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
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
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
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
之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
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韓信黥布皆
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
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

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
其鋒銳如劍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
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
○秘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
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
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
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
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
匹夫杖劍自立雖斲貴而或曰勿則無名如
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秘
夫貴名者忠不終而躬逆焉咸曰令善
善名也忠以爲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爲之逆矣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
忠以爲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爲之逆矣

安可謂善哉○秘曰二王皆忠或問淳于越

曰仗曲曰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不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

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請問曰

如何而揚以為仗曲言有仗有曲也請問曰

問仗曲曰始皇方虎捋而梟磔噬士猶腊肉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仗矣○咸曰虎

捋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興起也

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

肩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仗也

○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本列音

列磔陟格切仕無妄之國○秘曰按易無妄其

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失

行於世詎免乎災咎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

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

問而不違可謂曲矣○僂時榮也自令與始皇

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

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

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

曲矣○秘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

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以始嫪
每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
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
親迎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
其母未詳與既不能移又為所亨案漢書云韓生
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
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
殺也其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
以免其殺光曰韓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
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
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
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曰生捨其
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辨歟

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咸曰生謂韓
作沐侯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
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
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
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侯而冠果然羽聞
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
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侯
雖見烹亦宜矣○秘曰生既知羽如沐侯捨
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侯而見烹不
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
知項羽暴仇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
從而訕之是自有沐侯之狂也易曰君子安
其身而後動易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靡虎
其心而後語

牙矣

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

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

太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磨虎牙也

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託居謁

切○磨直數其惡是逆託勸之以孝入之

順守是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

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秘曰甘羅甘茂

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

孝惠崩呂太后哭不衰事覺陳平周勃皆十

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

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

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致

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下軍何

辯也光曰酈音曆食其韓信襲齊以身脂鼎

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危

也小者有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

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

之衝又願收取榮陽據教倉之粟又說齊王

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

思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

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
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
則猶商石應侯之徒矣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
○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
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
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
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或問蒯通抵韓信不
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
能下又任之○光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
通說不聽韓信乃陽任為巫抵擠也謂其談
說若擠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
任為巫言
亦未辯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若門戶之閉
無噤
隙也
曰噤可抵乎
噤曰噤噤噤也言若設噤
之詐謀以動之其可

乎○光曰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噤况拊鍵乎
咸曰司何也拊拍也言賢者何見禮制則動
小人何見噤隙則作况拍去關鍵乎○祕曰
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人惟禮是視不為
小人噤噤之謀况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
為也拊拍也鍵鍵籥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
鍵籥是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噤隙
則抵之抵噤噤不可况閉
戶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胡
亥極刑
史公語
忠乎
謂盡忠乎
曰斯以留客
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至作相祕曰李
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
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
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

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用狂人之言，從浮太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用其忠？霍忠請問霍光忠，非曰：始元之初，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推酈關內，鐵於是利擁少帝之微，立年八歲，復流下，無人休息。

政事一決光。班固曰：擁昭立宜，摧燕上官之鋒。秘曰：始元之且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處興廢之分。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二十七日行，播亂一千一百二十事。光自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堂堂平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平忠難矣哉。秘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平忠人之詔宋吳本作始大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乏而不討賊。秘曰：光夫人東門顯使淳

干術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
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
終至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為或問馮唐面
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為即面對
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旁禾反曰
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
牧曷不用哉秘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
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以激文帝耳至干不
戰○光曰信與申同面謂面折牧德聞之矣
於德又何如○光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孥
田問文帝之德

不女出官人嫁之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
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秘曰仁者不棄其交
利勢而問餘耳陳餘曰光初有始無終
以德義問餘耳張耳曰餘耳相與為
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
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竇灌
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
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或問信曰
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或問信曰
不食其言食偽○秘曰孔安國請人曰晉荀
息秘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齊公疾召之曰以是彘諸孤季在大夫其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正，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車趙程嬰公孫杵臼，公三年大子荀息死之。趙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為亂，藥卻為徵。六月，曹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所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宜孟之勲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遷之妄也。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論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

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諱之者，譏穆公也。至三問義，既聞諸賢之信，曰：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者也。若程嬰杵臼兼平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徇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

波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
 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鬻劍為奴安能忍耻
 此如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乃忍辱貪生
 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
 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
 身則不然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
 日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
 庸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
 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
 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
 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明主而終仕之
 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

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或問賢曰為人所
 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

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
 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
 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
 其倫顏子至賢其死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
 儔况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脩
 其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
 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
 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
 成字青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
 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義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問長者曰藺相

如伸秦而屈廉頗藥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
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
廉頗藥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
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
季布有隙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
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
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
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
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
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
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
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
渝變也
或問臣自得也○祕曰忠而正乃臣之自節
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

曰祕曰揚恐不諭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

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

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
對曰六匹金將軍曰碑為人謹慎目不逆視
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
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
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請問
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
臣自失咸曰邪而私也乃曰李貳師之執二甲

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

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
子一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

田廣名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
馮翊名廷壽趙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
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
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或
問持滿曰扼歆歆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
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
其歆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持也魯桓公
之廟有歆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歆中則正滿
則覆持滿盈如持歆器也○光曰李本無歆
字今從宋吳切楊王孫傳葬以矯世○祕曰楊
本○扼於革切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
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
越之吾是以保葬將以矯世○光曰矯世以禮
也○光曰保葬即果切

過乎儉喪保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
過乎哀保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知喪送
之禮死則畏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
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
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
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
以保乎若欲為已甚以矯世則莫或問周官
君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或問周官
曰立事矣○光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
曰品藻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
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大史遷曰實
錄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
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

蓋品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秘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傳，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七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

仲尼之後

迄于漢道

光曰：宋吳本，因作訖德

行顏閔股肱

蕭曹爰及名將

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

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

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

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類開所以為品藻也。○譔淵騫之祕曰聖人○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譔淵騫之道豈不天哉賢哲所得各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祕曰據類淵騫閔子騫音鳥問今世曰寢未入於室也。○光曰由也升堂矣何無其人。○曰寢未入於室也。○光曰由也升堂矣。○光曰由也升堂矣。○光曰由也升堂矣。

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光曰朱吳本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光曰朱吳本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光曰朱吳本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

淵騫非有文章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著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著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著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

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與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其論在於是邪。○異風也勃勃則具體而微揚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異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如宋吳本作異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其道愈不寢也。○先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

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與七十
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未業爾何難為哉○
秘曰非止淵騫也至千七十一子皆曰有聞
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
為哉文章謂若十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
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
本言遊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君子
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皐陶以謨非絕德邪秘曰冠平上世○力絕
者何○秘曰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扑牛非絕
曰問絕力○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
力邪死然○秘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

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王與孟說舉鼎絕膺而死扑牛亦多力也呂
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
推移大犧因以為號○光曰扑牛謂以兩牛
相擊如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秘曰荆軻衛人
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請問孟軻之勇曰
大盜耳○光曰此諸盜賊請問孟軻之勇曰
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
心於勇也其庶乎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
雲應以德義○秘曰養浩然之氣勇之魯仲
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通傷而不制高談以牧時難功成而不受爵
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
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錫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
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曰○錫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
制而不傷時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
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渾池既罷歸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
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祖負荊至相如門謝罪此
言蘭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
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錫與蕩同光謂
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
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或問鄒
陽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
矣哉鳥罟謂之罟猶人之繆繼幾危也獄中
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分孫
詭所害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
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
疑者言誅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愀苦兩切，置昌鐘切。」幾音機，孔予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主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平。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祕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故曰：「姦臣竊國命。」**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

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著龜。祕曰：「樗里子名疾，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知葬則其神智如著龜。**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成曰：「昔周武王都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赧』，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赧』，順親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親王索隱作『順』，親王或為慎轉。**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祕曰：「周顯王四

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
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
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孰愈咸曰問西傾東
葬西山○光曰并音併孰愈咸曰問西傾東
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
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
周衰弱如狼然則狼愈與光曰問強猶曰羊
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與勝於弱乎
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
異而不道一也○秘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
虐易微弱而民不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
安堵何愈之有

可為也曰輕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

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相助也雖盡一之命非

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
使蒙恬通遼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
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
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
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
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
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
不亦宜乎今揚言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
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土刀切
相息亮切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
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太賈人
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曰誰
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曰誰
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
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使於
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
死是微取國權而易宗族。呂不韋之盜穿窬
之雄乎。非盜如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
見雒陽也。天下豈徒擔石哉。祕曰穿窬者
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
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

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
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
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
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
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
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
亂。誅。翦。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曰。始皇方獵
六國而翦牙。歟。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

也牙欬謂切齒而怒也欬怒聲太史公曰王
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欬鳥開切翦為之
牙以○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
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
有義○光曰要一遙切切曰離也火妻灰子以
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者
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
妻子詐為吳仇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
蜘蛛之小巧耳○光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
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
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譬如蜘蛛之蝥毒
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
○光曰宋吳本蝥作蝥今從李本○蛛音誅蝥
音示靡與靡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蝥作

網○光謂政也○里人也問其義乎為嚴氏犯韓
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
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光曰嚴仲子事韓
失游齊交○韓政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
自鉞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嫫如韓
之市伏尸哭於邑悲衰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言政知姊之忠烈乃鉞其面使他人無所識
也○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軒也問
軒也義乎○荆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元之圖
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
以荆軻為上卿

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館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元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七首與秦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左音剛。」焉所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或問：「儀秦學乎鬼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

谷術而習平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

夫

秘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先生學術裴駟曰：按風俗通又曰：鬼谷

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關谷關十

五年問曰：詐人也。聖人惡諸。尚權變聖人不

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尚權變聖人不

取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

之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讀曰：鳳鳴謂孔子

行也。秘曰：驚擊也。鄒陽曰：驚鳥累百。光

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

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彊晉霸越言

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

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爲之辭大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曰亂而不解子貢亦據大史公書發此語

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其義高耻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爲矣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蘇秦佩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曰不相蹈

才乎才非
吾徒之才
也

任倭也巧言近倭不以才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王難讀如字倭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揚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

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光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美行也○光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美行也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伯里先生○光曰宋吳本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角音同能四皓也○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

言辭畢敬陸賈尉作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說之善執正王陵申屠嘉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

帝倭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
嘉奏譴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為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
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
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
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守儒袁固申公**袁固
能乃降其折節可尚矣
以得臯於竇太后后使入園擊彘申公守正
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
道○秘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
此是家人言耳灑之為清河王太傅父之病
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
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壁安車駟馬迎申公

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大
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災異**
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或問
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於前如一
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勝灌樊鄴曰**
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
俠介高勝公灌嬰樊噲鄴固此四人前後輔夾
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鄴商皆
已從之為持衛也○秘曰勝公夏侯嬰灌嬰
樊噲鄴商皆俠剛介之士易**叔孫通曰繫人**
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
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
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秘曰

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
也。繫猶牘也。說文曰：牘，璞也。西京雜記曰：子
雲好事，常懷鉛提繫，光曰：表益曰：忠不足而
繫才敢。七廉七豔三切闕。表益曰：忠不足而
談有餘。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
不足也。諫遷淮南。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
玉而談有餘也。淮南。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
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
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
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
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
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
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
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而翼也。詩曰：都審戚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
翼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
也。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
殖聚歛，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餘石，之儲晏如
也。今或人問貨殖，故答之曰：蚊亦疾之甚焉。
夫蚊之為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
之徒，兼并聚歛，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
生矣。秘曰：貨殖之人，折毫顧利，微而食人，其
乎。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
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
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
食僅給而論教而富庶也今下無吝文者蓋揚
鄙其不論教而強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
者昔禹會塗山執王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
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
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
沒終也齒年也○秘曰揚恐未論故再釋之
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
國使將疎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
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
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
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與○光曰李本
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衍字褐
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
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或問循吏曰吏
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
國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
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
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彊○秘曰靈福
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
○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
令御其下如人○倭幸曰不料而已○周文
之有神靈也○倭幸曰不料而已○周文
王孫李延年之徒○威曰料度也夫倭幸者
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
不度者也○光曰不料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
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
載○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行

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誤內明其畫外無違誤
○光曰李本誤作悟今絳侯勃之果諸呂立誅
從宋吳本誤與忤同
代王果霍將軍之勇處興廢之分而不懼
於太事
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
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
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秘曰言此數
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
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
治平之化亦未足
謂之社稷之臣也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
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曰仲舒欲為而
之道○秘曰誰近社稷之臣

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用安身○秘曰仲舒
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友征討四
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
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
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
張廷尉之平咸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其所謂平矣○秘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
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
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
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尹扶風之繫歸清
方遂也○光曰雋徂克切

廉有節不
 王子貢之介
 王子貢名尊成帝時
 被滋垢
 斯名卿矣將
 既聞名卿
 曰若條侯之
 貴戚
 咸曰周亞夫也守
 謂守細柳
 光曰壁
 守昌邑不救梁以弊吳雖有詔書亦不從長
 平冠軍之征伐
 秘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
 陸之持重
 秘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可
 謂名將矣請問古
 之良將
 曰鼓之以道德
 威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
 德勝者玉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
 一曰征之以仁義
 戒惠此南國
 秘曰荀卿

曰桓文之節制不可
 興戶刃皆所不為也
 以敵湯武之仁義
 張騫蘇武之秦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
 古之庸使其猶劣諸
 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
 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
 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
 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
 武不聽單于怒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食又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無食杖
 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
 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
 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
 光曰沒
 身者久留匈奴
 奴不顧其死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

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郢州
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
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詠諧射覆隱語之類也
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
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裸屏風平樂觀賦諸
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秘曰
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
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
皆蔑然無或曰隱者也故問以為世稱朔東
足觀也或曰隱者也咸曰或見楊之短朔
隱者也光曰宋吳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肯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

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與之在楚而歌鳳
於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或曰隱道當如此七人者
祕曰聞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
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多曰固也
咸曰固實也言隱道
實多端故陳之干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
人隱也咸曰仲尼亦然秘曰易曰龍德而
隱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賢言賢行不逢其
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
時賢者隱也咸曰孟軻亦然秘曰捨之則
賢也以不逢其時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故隱以避害耳

隱也或曰子貢仲連亦然。秘曰有文而不
其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
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曰彼
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
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
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其與伴狂孔
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
之甚者而其道純正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
遇聖人則自顯

也或曰言朔既不及此曰應諧不窮正諫穢
德由此四應諧似優似倡優。或曰應諧謂
倡郭舍人不窮似哲。或曰問則輒應如射覆
出莫能窮者似智慧。光曰正諫似直。或曰
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上林斤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秘曰穢德似隱
日時觀滌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
秘曰懷肉汗衣歲請問名曰談達惡比誰知
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誰知
本作諷字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
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
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

子謂然談諧敏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
 之人耳惡音烏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
 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依隱玩
 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
 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
 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
 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
 悞也今從漢書滑稽音骨揚子之言恐諸家脫
 悞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迂取禍也滑稽
 多智貞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
 曲之貌

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
 為請○秘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隆志學身
 言中倫行中惠豈非朝隱曰君子謂之不恭
 者也○光曰朝直遙切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
 有厲乎素食○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
 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
 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
 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
 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寧戚之義爾亦
 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妄譽仁之
 賊也○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其也○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
 賊也○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

毀譽加人，是賊。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
傷仁義者，也。流俗，合乎世，衆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之，似而非者。
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喜造
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
謗訕，使人者。蜀人也。請人，蜀人也。問曰：有
畏其口者，或問子蜀人也。請人，蜀人也。問曰：有
李仲元者，人也。元，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
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仲元，則其人
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
爲人也。奈何。○曰：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
身。○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曰：是夷惠之徒歟。
身位屈其意，祿利累其身。○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
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衆，如是則奚名
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
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
之細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紂臣。柳下惠也。
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曰：王陽
名始聞。○光曰：紂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
貢禹遇仲尼乎。○諫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
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
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
卒。禹後爲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
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

陽平侯

七

光曰言王貢九學繁已而曰明星皓皓華藻
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
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
也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
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
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光曰言仲曰皓皓
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見星著天而後天下
賢德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子欲自高邪子
行德俟命而已秘曰仲元之不仲元世之
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故聞其言
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

者慙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慙然謹光曰
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故但聞以德誡
入矣咸曰誠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光曰
宋吳未聞以德誡於人也咸曰誠於人者以
本曰言仲元德能仲元畏人也咸曰言可畏敬
服人而未嘗屈節或曰言貴人畏孟賁亦使
心服而畏之或曰言貴人畏孟賁亦使
所畏也光曰賁音奔下同曰賁貴也人畏
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請條問其目也曰

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
能正其視聽言行者肯吾先師之所畏也
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
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
君子純終領聞於終而有令名也聞名也言善
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即定
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
後世者以立蠡迪檢押猶隱括也迪道也檢押
言不朽故也蠡迪檢押猶隱括也迪道也檢押
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
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

作檢押押旁開聖則秘曰則法則也。光曰
 聖人夾切誤君子秘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巳
 之法法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
 是非或曰問君子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弼滿
 也何以能然文也積行內滿辭外發光曰弼般之揮
 普耕薄萌一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
 斤昇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
 必有稱也咸曰般昇之斤矢精之至也。秘曰般輪之
 揮斤后昇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
 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

得事之宜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業故惻厲其志。秘曰木性則
 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或問航不漿衝不
 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或問航不漿衝不
 齊有諸衝車不載齊曰有之或曰太器固不
 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曰斯械也君子不
 械械器也般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
 航衝無所不施及矣。光曰器械或問孟子
 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揚子集卷六

二

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與。或曰：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

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光曰：以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或曰：苟卿非數家之書僂也。彈駁數家僂僂於教。光曰：宋吳本

可至千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乖詭。咸曰：也。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

于非軻及則邪詭也。秘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千

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

之道而所見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制不能無小異。秘曰：純牛玄駢白駢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

君子全德。色純曰駢。咸曰：宗廟之牛，貴純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子孟亦不粹矣。秘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光曰：宋吳本：牛玄駢白作玄牛駢白駢作粹。今與粹同。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

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咸曰隊衆也言五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秘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刑音完謂廉而不歲隊直類刀隊與隆同謂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垂之如隆
不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而無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瀆秘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發源注海者也。它人之道
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

漢秘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向東
豕道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不可用而非順正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不可以致遠
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焉。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淮南鮮取焉爾。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虛妄不可承信。秘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

也儒乎

光曰聖道於是乎在

乍出乍入淮南也

或出經或入經

外篇雜說

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

文麗用

或入經

寡長卿也

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

文麗用

或入經

多愛不忍子長也

其短故曰多愛

咸曰遷

或入經

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

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

仲尼多愛愛

或入經

遷皆叙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仲尼多愛愛

或入經

或入經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光曰仲尼稱管仲為

仁史魚為直蘧伯玉

或入經

為君子之類亦多愛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咸曰非

或入經

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

而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其甚矣彼傳記之

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

或入經

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

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

或入經

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

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

苟非所自可耳

或入經

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

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

誠為不果純矣

或入經

道矣

人以巫鼓

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

或入經

而巳乃復奇談誕以自大假不學為高通故

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

咸曰

或入經

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

咸曰

或入經

或入經

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

咸曰

或入經

或入經

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

咸曰

或入經

或入經

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感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未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或問聖人之言炳義曰天復本八作又並闕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駭丹青初則炳久則渝乎哉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秘曰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曰聖人固多變人志道秉常隨時應變也

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聖人之書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曰此論六子猶孟軻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

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
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爲少也○
光曰言天之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變化亦多也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
也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譚問同答
異理或曰子未觀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相違也曰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祕曰時有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可否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
失其正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而忘已之好
則通矣

若不小人好已之好我名而而忘人之好
足也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
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光曰與許也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退而退
義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則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或曰進
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
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

進後名先也而天下鮮儷焉秘曰人不改其樂終日如
 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偶光如
 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仕好
 學不倦是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秘曰
 以退為進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曰必
 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必苟退也苟進則貪祿
 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利苟退則慕偽名也
 進退者衆於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
 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
 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臆則歌之而
 行惟禮義所在退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

等貴賤何如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
 有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
 之有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秘曰人有
 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秘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
 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
 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夏患不可避
 故作此論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
 以自寬秘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
 聖人為貴賤差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
 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
 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

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或問人言仙

者有諸乎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羲

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城之北秘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葬於魯城之北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

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秘曰彙類也仙者皆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虛名而無益於事

或曰聖人不師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

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者道不同故也聖人曰生平生平名生而實

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

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秘曰神

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或曰

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

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賢賢也歟

惟賢賢能使無為有咸曰仙本無也而虛生

是者孰能秘曰器器然方士之虛語爾器

器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

揚子卷九

喜妄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
 日無用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
 問之問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
 地有而問無皆非問也
 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俛乎
 不俛俛俛於事親何暇其仙乎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事乎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光曰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可以益壽顏曰冉伯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
 也咸曰言顏曰冉伯曰德故爾
 生為壽聖以

不朽為壽顏冉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有德故不朽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言復其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
 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也君子不妄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欺矣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
 為答秘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
 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有生
 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異得疾壽有生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
 神仙

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秘
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
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
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人。况已乎。其猶先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
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諭諸人哉。
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
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
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
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

公譏孝至私曰大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
 然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
 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光曰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一言而該
 至德要道聖人不加焉聖人無以加之是至
 無所不該德也
 德也秘曰該備也
 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
 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
 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魚

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
 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
 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裕父母之裕不裕
 物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
 矣母雖為子之天地然侯其報與天地異也
 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
 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
 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
 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
 饒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
 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
 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
 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事父母自知
 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
 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

夫失所以孝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祕曰養之裕也
父母之年孝子愛日其心無懈於心○祕曰不可不知
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孝子有祭乎有
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
絕者惟齋乎立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
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祕曰見其居
所謂思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
而見之是以祭不賓故致齋三日乃見其
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
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

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祕曰專乎所
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
而不祭豺獺乎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
之不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死生事愛敬
焉也祕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
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
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無是父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
謹相或曰必也兩乎子孝謹方為美乎曰與
成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
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於斯二者

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觀
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
入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所視其所以觀其不為
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修之美非至而
彰至為名之名其次也九行近仁斯亦次矣
行為次也。光曰畏惡或問忠言嘉謨曰言
名慕善名猶有所耻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光曰言不
正道佐其君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
者皆非忠嘉言欲繼稷契臯
陶者如之何而可。秘曰邵高也欲高之則
如之何。光曰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

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契
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
王莽之將相者。秘曰勗勉也庫下也言人
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庫下而不能自勉
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
也。光曰庫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
入於徂堯舜之道皇矣秘曰夏殷周之道將
詐矣。秘曰而以延其光二帝三王光延至今
今將大而以延其光秘曰延其美大之光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上平水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
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
曰以是為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蠶言精細也○光曰衣如華服文也朱
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金朱煌煌無已
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不由其
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
半通之銅皆有秩裔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
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乎
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
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通

關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曰勉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或曰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
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曰百人矣此力
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便之乎
便能德諧頑嚚諧和也頑讓萬國以禪知
敵之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
天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狀○光曰知
與智形不測神惟聖人能形容之百人乎見
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
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

情其形不可測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禋
豈百人可敵乎祕曰若順提宜讀如媿爾雅曰媿媿安敢問
也○光曰提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
順而安其上安其明而光其上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
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
祕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
也○光曰謂能顯忠或曰聖人事異乎曰
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
言聖人亦以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
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
亞之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祕曰猶

修其德何見異而修德者末也
異之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
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祕曰失
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攘之事在末後本末
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咸曰猶桀紂本未
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
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祕曰
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易曰有
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
粹有生之最靈斯民之得一人也業是故係
故曰得斯民斯民之得一人也
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眾在得一人而
治之也○祕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

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秘曰五行

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

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

入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

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

道者在吾聞諸傳○秘曰傳記謂論語○老則戒

心也○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秘曰邵美也○

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是孔子之徒歟○王莽

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或問德有始而無

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

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

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曰寧先病而後

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譌○病篡之深故有先瘳

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之喻○秘曰德寧有

終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

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

治故曰小謂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謂洪永之秀其類猶人之洪其道也永秀類
類於德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祕曰秀
類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君子動則擬諸事事
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
子不妄其動乃據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
禮而後事。祕曰疑成也君子不妄動則
成於事則成於禮。疑一本作擬。光曰吳
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
之可否事則度。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
羣言之長德言也。乃為羣言之長。羣行之

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或問泰和。咸曰
平和樂之道。光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曰天下和平之至。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
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
樂况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
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縕亦亂也。
桓公會諸侯千廔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
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

禮楚也。○祕曰：組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千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文，子雲據公羊而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言也。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爲周道衰，詩習亂人本諸杜廣。關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治。○祕曰：習見亂世之俗，喜安少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懷夷，狄卒佔荆，以此爲王者之事。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也。事。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之有德信能懷服遠。

人。○光曰：允，謂信及。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鞬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鞬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鞬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鞬，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鞬。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鞬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鞬都奚切，鮮悉淺切。鞬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大也。

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武義璜
 世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
 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璜曰
 四夷者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
 光曰璜音黃
 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猾亂
 言五霸六國然也。秘曰宗夷猶言夷族也
 言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
 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
 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
 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眾無次言
 最下也。此沈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鹿
 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
 和麟儀儀而馴

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秘曰泰和之百官
 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眾蓋其
 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螭虎桓桓威
 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螭虎桓桓威
 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鷹隼猋猋。攫撮急疾
 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鷹隼猋猋。咸曰猋
 猛暴也。言彊霸之世。未至也。未合至德。咸
 專為兵詐暴而欲殘。未至也。曰言桓桓猋
 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秘曰非泰和之
 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猋然
 鷺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猋猋猋然
 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或
 曰訥訥北夷。光曰訥訥喧嘩之貌。被我純
 純續續盡。帶我金犀。金犀印。珍膳寧鉶
 光曰續音會。帶我金犀。犀鉶飾。珍膳寧鉶

銅其口也。咸曰：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
言安然而饗珍膳，不亦享乎？盛也。祕曰：訥
訥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績之衣，
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劍，常珍之膳，以安然。銅
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
爲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
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
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
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
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
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平
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亟興邊略，實
爲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
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

曰：爲兵主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
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
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龍堆以
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龍堆以
白龍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
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屬
之。漢家不爲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
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爲。
朱
匡之絕指之力也。時皆叛不臣，議者勸往
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
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
介鱗易我衣裳，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

爲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取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耻，何遜媚之有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大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三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秘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班固曰：莽知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正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主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爲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

世莽專漢政，曰：此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巨者進，異已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爲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後死之義也。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已，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爲仕莽而不死？曰：知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爲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

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
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侃
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
子作法言品藻漢與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
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
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及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薰賢同官當成哀子問
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人能安恬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
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
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
則必為莽佐命不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在劉甄之下矣

其庶幾乎

言人民眾多富盛也○宋元曰揚
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

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
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
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殲如是天下思漢德
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
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
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九懷中言王莽
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
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
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夫以
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
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
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十
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辟靡
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

監本五臣音註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義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廱學校禮樂興服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秘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廱校學禮樂興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子刪書始於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揚子法言者雖近世所見殆希
今書林氏某偶得善本來示予
問命之新鏤予仍按漢書曰揚
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
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揚因氏焉雄少而好
學博覽無所不見人之性也善

惡混之說雖少異性善其推尊
聖學誡摧異端之功蓋不在孟
子之下乎嘗爲郎給仕黃門時
與王莽同官而及莽篡位諸談
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
者甚衆雖然雄好古樂道其意
欲著文章成名於後世稍以耆

老久次雖轉爲大夫非教求之
抑與之也若以子雲之才與有
舊于王莽脅肩諂笑專爲進取
之計爲相亦何難哉見枉被書
莽大夫是知其賢所謂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嗚呼信
哉然所著之法言者象魯論而



作之是以其旨奧妙而其義深
切也近歲諸子百家之書尚無
不印行于書肆况茲書崇聖論
道而有恢禪于來學乎仍記歲
月以附篇終

萬治貳年春三月 立野春節拜

中野小左衛門刊行

惠政 卷六十九
大器 同 廿二
天先秋 同 同
居世論群 同 本四
進退 卷九七
自愛 同 九
名生而家也 同 十

有生者必有死 卷九十一
君子忠人說已乎 卷九十二

